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郝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録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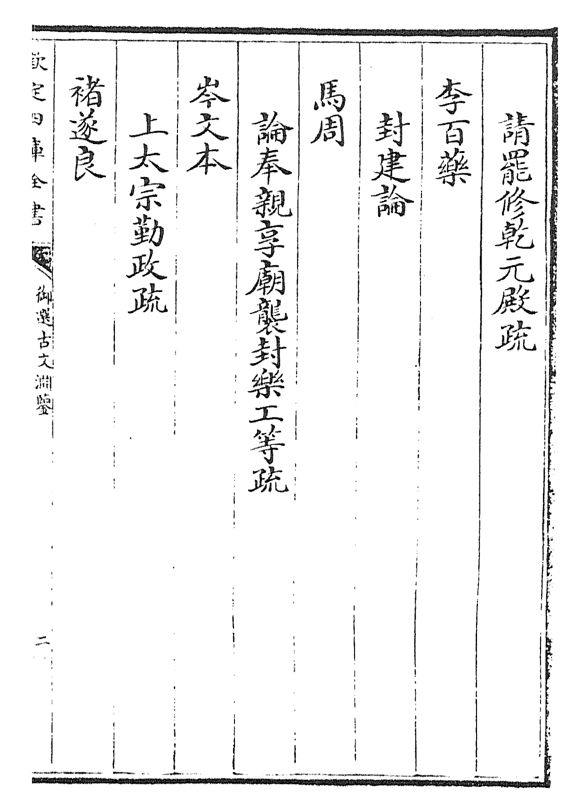
傅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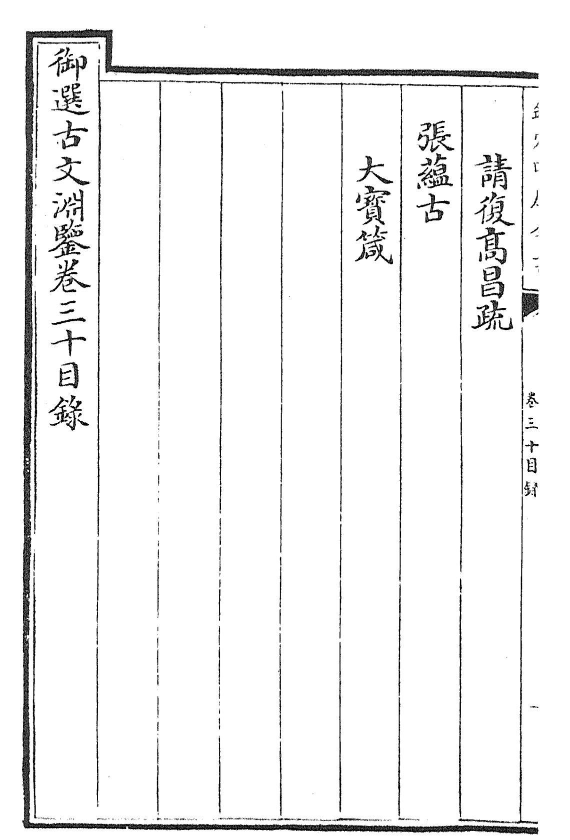
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目錄

痛斥異端理明氣壯始能為此非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三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傅奕 相州鄴人曉天文歷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太史令

請除釋教疏 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年上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

淑也

臣正治曰唐初承蕭瑀元魏之弊故釋教熾行此疏可謂中流砥柱

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旣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

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周書洪範篇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髠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

東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矛今之僧尼請令足配
即成十萬餘戶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
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
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
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
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
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
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

寡誇之辭得於當與貞觀之治故爾流聲千載

致堂胡寅曰太宗非盛德之主

御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

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

徐賢妃 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為貴妃

諫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 後漢書光武將封禪求武帝元封故事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齊桓

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陞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時嚴諫諍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官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

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白虎通云封禪用金泥玉檢陛下推功損巳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西有崑丘之役貞觀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

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荒矣

次崔林布元曰首舉漢武齊桓以歸美太宗之辭封禪後勸之以大業易衰宜慎終如始字字珠玉句句藥石丹扆永鑑千百載後諫臣猶襲其餘唾

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

卧子陳子龍曰含諷抒箴婉麗深至非止姜后脫簪之規班姬辭輦之對也

臣德宜曰却肉辭輦同其忠悃遜其典瞻

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恵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曽未逾時玉華創制（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惟所居殿覆之以瓦餘皆茅茨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出錢雇人曰和雇）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

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麒麟閣藏書之所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蹟興衰禍福之數得失

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佚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房喬 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徇渭北喬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令進爵邢國公卒謚文昭

諫伐高麗疏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時喬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

文勢浩蕩確有涯涘

瓊山丘濬曰房喬從太宗起民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

天下清謐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太宗雖不從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若此尚能憂我國家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鵄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

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禹偁方岳貢曰朝鮮小夷命將興師將易摧破而隋唐天子親屈萬乘駕六飛而終不克者遣將則偏師獨克使於趨利親征則六軍徐動計出萬全故易於

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

為俗而我難於再舉房公臨沒痛切言之可謂忠誠之至矣

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鍾繇張芝詞窮賈馬賈誼司馬相如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太宗征高麗至營州

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　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　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

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

身之胡三省曰明誑用刑重人命也黷蹝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房喬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陛下惜之者盖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畧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

身之胡三省曰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廷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

水心葉適曰太宗親因隋伐遼故能奪有天下乃復事高麗身與之終不畏他人蹈其後乎不

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主雪寃高麗臣莫離支弑其君建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議外為新羅報讐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

惟不誠反恢已亡之不勝為異代雪耻其用心之謬見理之昏何止以好大喜功為病哉
東發黄震曰房喬謀臣而守正至死不忘諫然所以為社稷長計者未及也

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頼遠邇肅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䰟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卒贈司空謚文貞

論治疏 貞觀十一年

反覆援引文勢自相貫注辭亦沧暢不拘

禹偁方臣責曰語語人情之內自成格言

臣延敬曰所陳不主一意每段自為起止而議論相生懇切情事詳而不浮贊而不俗卓然名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

奏議也

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卒亡其國）史魚所以遺恨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

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

臣乾學曰止善善惡惡一意精晰入微要之哲

后知人以心相過而已務寬大而或失之疎簡求精詳而或失之苛細皆不能無蔽所以論知人而必本於知天也

慮深絶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

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

臣英曰好惡乃為治之本故篇首重發斯義娓娓特詳論德禮刑罰其說多祖董賈而文則有漢唐人之别

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

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畢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撿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

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内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醲音醲復見於兹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

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强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

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

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

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

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

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

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

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

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

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

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

莫之歸也故為君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許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寛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

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鍾而掩耳者秖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武王聞之退而爲戒乃書於几鑑盂槃爲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

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

空論忠讜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邪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顔咸懷

顧望況踈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秪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顔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欵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宫多餓死夫以耳目之

論古今畜倫非擷華攬藻之文

水心葉適曰考徵傳中提身訓

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諷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帝作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

飭與祭父嚴師之語無異而大抵以煬帝為戒舜非不戒丹朱成王非不戒紂然舜則無之而太宗則有之也或又曰太宗何不自置於無過之地必待形於言動而後以受規為美余觀太宗固念在前克念在後聖狂反手明白洞達如使苟身無過耻

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强鋭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宫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内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於是攻處偽黨之地陷愎諫之域則其所喪已大矣此又學者之所當知也

永寧劉友益曰飛仙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擬之侈可知矣是亦日月之一蝕也徵之諫

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豈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地有九州八柱注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

也宜哉

瓊山丘濬曰魏徵諫太宗作飛仙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深玩

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

風格詳整中特多懇到之語

震川歸有光曰十思之論過人

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

欲於將流存天理於將滅寘古今帝王之炬鑑也文字雖異於洪又一代之風氣矣

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

禹修方岳貢曰論君子小人之際極中事情當時封德彝權萬紀之儔猶並列在朝故殷勤勤言之

見素林俊曰魏徵十思十漸疏為唐朝奏疏第一看來此等文字意懇至而詞不甚激却有一段溫雅處太宗稱其娬媚當不獨以其人也

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德也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

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即虞書亦行有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晋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曽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

易戒履霜書言惟幾皆致謹於漸之

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名寵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論十漸不克終疏

貞觀十三年徵以太宗漸好奢縱恐不能克終儉約乃上疏諫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

義魏徵舉十漸以立說殆亦慎終於始之道也

水心葉適曰貞觀致治全在魏徵以諫諍事考之如堯舜禹益皋陶湯伊尹武丁傅說皆是防虞警畏功用非有驕淫敗德實亂於政也至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

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

尤精密不惟本無敗德亂政之畏而其身未嘗不先以有過自處古人所謂防虞儆省者抑又其次矣近世乃謂漢高祖唐太宗但以改過不吝從諫如流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使堯舜文武之聽受禹益伊傅之進說精粗不辨微顯莫察於治道之統

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

紀所失多矣太宗之於天下其驕奢淫佚猜阻疑問動衆勞民者色色皆有使其天資不幸而不能聽諫又不幸而無魏徵之能諫則禍亂隨之矣然則實無過而諫不能忘與實有過而諫不可緩豈得並日而語哉

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

臣熙曰唐初諸人文尚排麗魏鄭公獨長於論事質實而不雕琢陛宣公獻納之文多本於此

臣德宜曰古人敬小慎微必於

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

其漸太宗政治未至醇終徵諰諰致戒者亦不忘在莒之義也

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

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毁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臣廷敬曰太宗功烈高出唐宗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

而徵所陳如此者將比隆於三代也英明之畧濟以敬慎之心則初終如一此疏具見徵之遠猶

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

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曲禮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巳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

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内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

臣英曰貞觀之初非無水旱而儲偫有術民無携貳可以識天行有不齊之數人事有補救之權也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孼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爲中郎將結故部落爲亂犯行宮踰四重幕衛士死者數十人追獲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

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實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

開闢盡忠列諸臣品可謂曲中

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

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强理直遂列為屏幛朝夕瞻仰又録付史館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馬二疋

求賢審官疏 貞觀十四年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

水心葉適曰太宗初立謂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於是有讜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之事此太宗自知治道所由不待

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内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漢書武帝使李廣利伐大宛取善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絶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禄率之以義將何

人言而發者也徵之此疏亦即此意

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

臣乾學曰六邪六正曲盡人情之變無以百家之言而忽之

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絶其

臣英曰分別臣品以為審官之

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

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内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别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内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

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人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

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

辭不煩蕪而義甚
爽豁誦足使人繹
思

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狥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貞觀初召對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頌之召授刺史

請罷修乾元殿疏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疏諫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瓊山丘濬曰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固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至比帝以隋煬帝桀紂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爲君庸主諫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

受亂亡之禍哉

南湖丁奉曰玄素為言官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桀紂煬帝為比是真臺諫也繼為東宮庶子事承乾游畋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致使承乾遣戶奴揭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

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

夫承乾下愚不足責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脩此宮何耶

水窓劉友益曰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修之然一聞張玄素之諫隨即罷役此魏徵所云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哉

闇公徐孚遠曰唐初諍諫之文

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史記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則天下幸甚矣（疏奏）

氣直者多詞雅者少此文爲庶幾

太宗顧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洛陽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止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疋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該洽精詳深明於損益之宜利害之故可謂閎辭碩議矣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曰康

封建論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子京宋祁曰建侯置守如質文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

追救亦不可一概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師古諸侯比也故王者所救為之勿及於斃則善矣

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絶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東萊呂祖謙曰隋氏雖亂黎元始蒙德澤一朝棄之為諸侯之勢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廟社禮樂儀衛頓闕則理必不安粗備則事有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御士咸資俸祿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貢賦所

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祀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南巡沒水中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受命之主德異

資在侯甸之外今並為國邑府藏必應諸侯朝宗無所取給求可四也燕秦趙代俱帶蕃蔽兵內地遠赴邊亭將有他變乘可五也至名儒劉秩兆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至謂郡縣可以少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啓夏禹之子誦周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

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鍥音刻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鄉公名髦為司馬昭所弒寧異申繒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彊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

臣浩敬曰封建郡縣人持一說而古今異勢此成法之所以難泥也然主郡縣之說者止據時

盡髽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髽莊華切崤陵之師隻輪不返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士衡名機著五等諸侯論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符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元首名冏

勢以折人而此獨推本德教所見出人意表

魏人工六代論感悟曹爽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安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形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與二人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遂弑靈公徵舒夏姬子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公令伋之齊使

臣乾學曰封建不可復行自是氣運使然議者紛紛大率將於

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殺之壽朔當作伋壽 乃云為巳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門 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禄餘俸不入私門 妻子不至官舍 漢何並為潁川太守每至官妻子不入官舍 班條之貴食不舉火 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 剖符之重居惟飲水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 南陽太守敝布裹身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裯而已 萊蕪縣長凝塵生甑 後漢范丹為萊蕪縣

成說而不能推之情理耳斯論既出柳子厚馬端臨繼之始有所折衷矣

臣杜訥曰湖封建之流弊在春秋時已然則拘牽古法者益失所據矣百藥殫心謀國故著論透闢乃爾

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

膺期啓聖拯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勵華既徃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後魏拓拔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開皇隋文帝年號文帝為周宣帝后父宣帝崩輔靜帝因受禪驅御羣英任

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

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

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

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

於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

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罷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

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

剴焉之辭出之以委蛇蓋由其忠誠內結耳

致堂胡寅曰自古繼世之君得

晩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會馬周亦上疏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貞觀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𢹂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區區惟陛

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爲愜周若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開言感動而九成之東不扺自止矣南湖丁奉曰貞觀將相皆隋舊臣絶無節義惟馬周崛仕於唐

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尚

遺訓太宗忠藎
累疏一言等敬
上呈一言親事
宗廟其餘皆罪
陳善閉邪犯顏
觸忌之語史氏
訊其不逮傳說
呂望是責偏聽
者耳若論貢瓶
之臣則周之出
處從乎無玷者
延山楊時曰馬
周之論此行善
美然不止其行
而述其政是所
謂月旋一難者

留熱所而陛下自逐凉處温凊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家國蒙患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左傳越椒反楚滅若敖氏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立其孫箴尹克黄正欲存之也則欒黶之惡巳

豈所以堯舜其君哉

彰也欒黶欒武子之子晉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及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惡實章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雖翰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巳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

開引其端而所包至廣政之體要畧盡於此

雖術踰等儕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騶騶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初除秘書郎歷官侍郎卒贈侍中謚曰憲

上太宗勤政疏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水心葉適曰此文本為中書侍郎時為貞觀十一年穀洛泛溢而上封事也可謂切於治體新史削而不載唐人議論雖若淺短然如此見識新史本所不及故輕棄之也

臣鴻緒曰典雅肅穆絕無囂張之氣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大禹謨　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

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

美與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殷太戊時事 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龍蛇之孽 不建時則有 雉雊於鼎耳殷高宗時事 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 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疏奏帝深納其言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貞觀中為起居郎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累貶愛州刺史卒

請復高昌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唐之郡縣高昌者國家服遠之畧遂良請復高昌者臣子諫國之忠兩者不妨並存耳

東萊呂祖謙曰太宗志在西域自高昌始故得其地而守之不暇顧勞費魏徵遂良之諫萬世之長策也太宗不暇顧省此後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内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

焉耆龜兹之伐縱行遂置西鎮而中國之民萬里征戍自兹始矣

南湖丁奉曰夷夏不容相溷天地之大分也夫宗郡縣四夷以縱一時之貪然戍守艱難不踰三年而即自悔皆故君子取其悔而病其貪也

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内屬請都護光武不許葱嶺西域山名孝章即位都護來歸明帝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章帝時焉耆龜兹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帝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自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禹脩方岳貢曰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以太宗之雄才大畧而褚公猶之皆以深長切近之計固宜其國無遺諫矣

水窓劉友益曰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遂良之諫非不明白而

於販肆終朝惰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氷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易繫辭）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篇）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勝之也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

張蘊古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蘊古以為不當死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悔之

炳炳琅琅如觀禮樂之苑

南湖丁奉曰予讀唐史惜張蘊古之無傳而大寶箴之不錄也至少微與綱目錄之則蘊古之忠蹟得白矣又惜乎箴內諸詞太宗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衆

大寶箴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名篇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

恕而後加刑伸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即於蘊古而反之不待衆怒特以椎萬紀一言遂怒殺之嗚呼蘊古之箴能庇萬人而不能庇一身可勝慨哉

荊川唐順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守位之難其辭委曲可示鑒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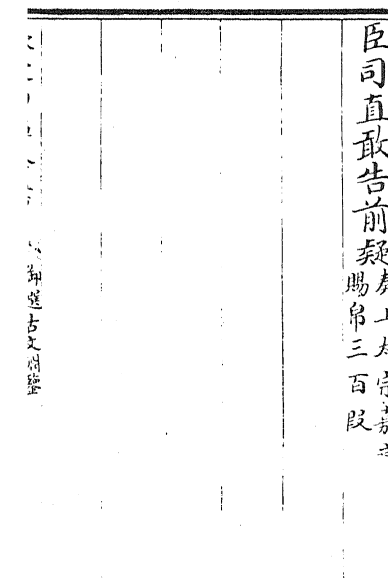
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瑶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糟丘酒池）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

霍州歸有光曰名世之見名世之言誠足鎸金石而勒鼎鍾者

臣鴻緒曰義蘊博大如海涵地負綜括靡遺而言言精確皆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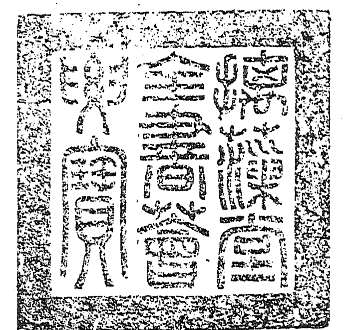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辛毗諫文帝事）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書曰無偏無黨（書洪範篇）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冕十有二旒垂於延之前後取目不視惡色之義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黈他口切纊音曠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金鏡一篇太宗自著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奏上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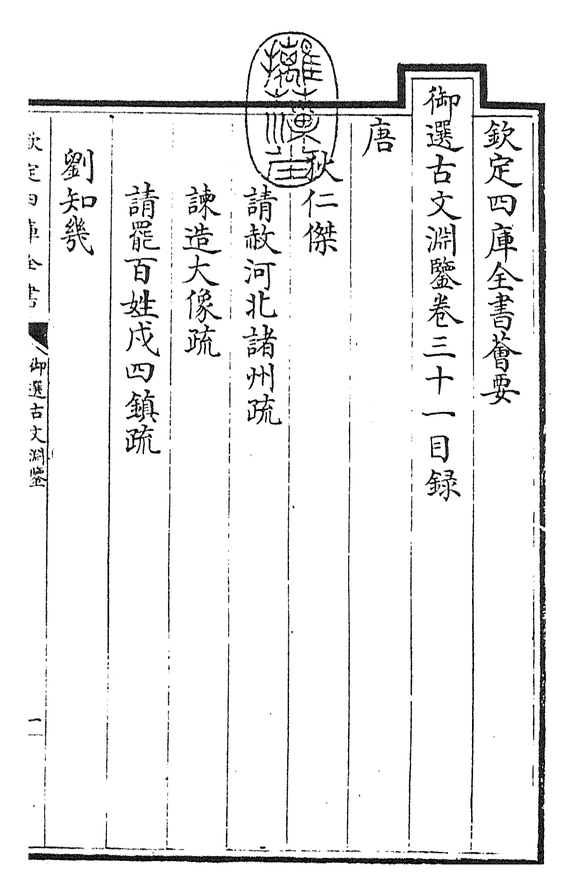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一目録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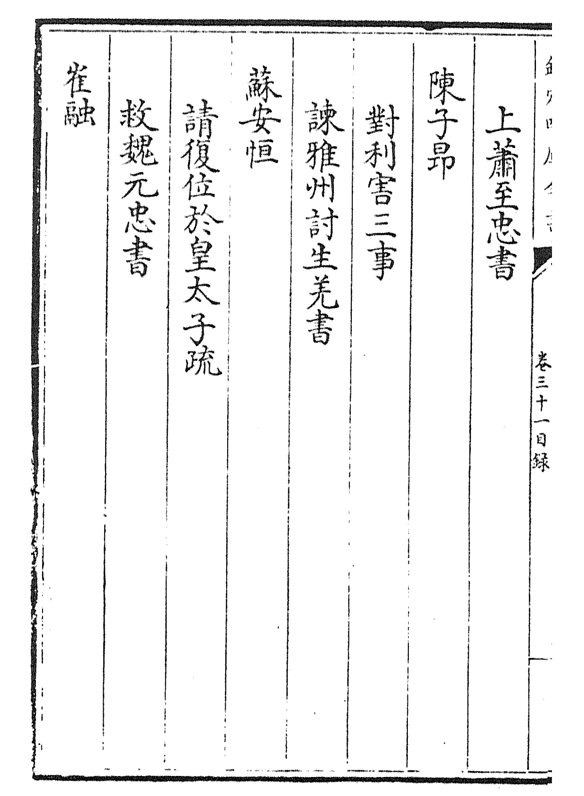
狄仁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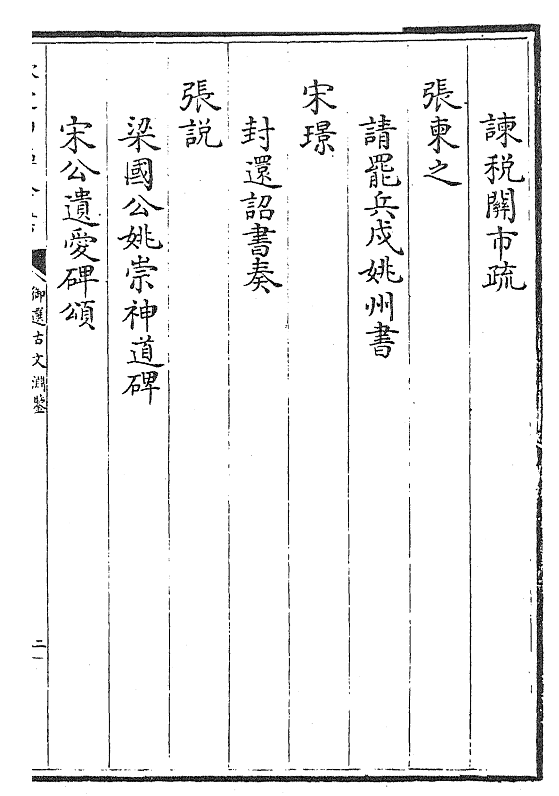
請赦河北諸州疏

諫造大像疏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劉知幾





蘇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諫鑾駕親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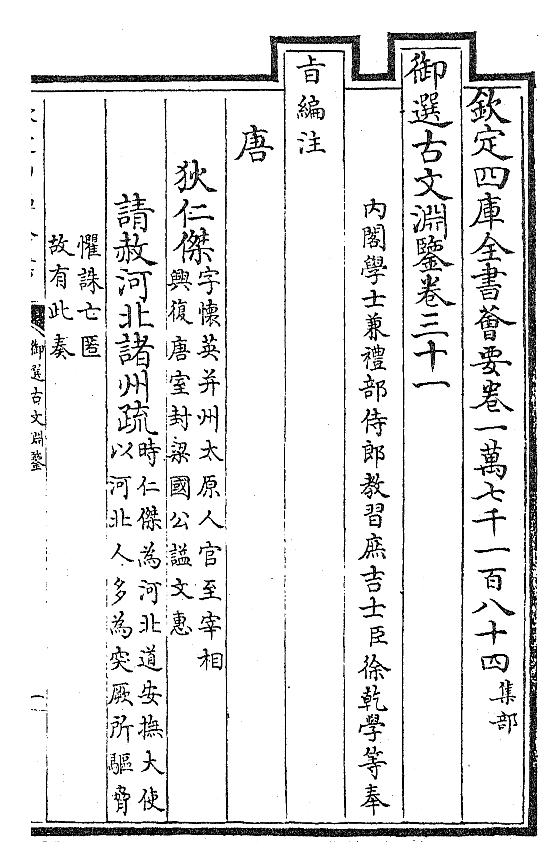
張九齡

開元三十一年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

上姚令公書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一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四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官至宰相興復唐室封梁國公謚文惠

請赦河北諸州疏

時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以河北人多為突厥所驅脅懼誅亡匿故有此奏

定亂之方惟宗尚寬大則能消人心之疑懼而反側自安斯謂洞晰機要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縁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曽無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

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謂李傕郭汜之亂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辠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

莫寫勞費曲盡俗情佛骨表意多本此

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疏奏武后可之河北遂安

諫造大像疏則天將造大像用工數百萬仁傑疏諫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

水心葉適曰武后營大像於司馬坂時張廷珪亦有諫疏全用浮屠金剛經義解析蓋因其所溺易於回曉亦足見一時士大夫習尚然較之狄疏則張疏非

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勑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撿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畊猶受其弊浮食

雅言矣

臣熈曰自六代至唐佛教濫觴習俗漸染仁傑力排異端有功於人心世道此疏數陳晓暢筆力嶠嶠

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甚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時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助工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

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則天為之罷役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武后神功元年仁傑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兼納言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為凋獘乃上疏

請罷四鎮遠戍以息百姓命意與賈捐之罷珠崖對同而文之頓挫古髯亦近之

臣德宜曰為治之道在乎休養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周南漢廣篇詩序）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中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

民力此漢武所以罷輪臺之田光武所以謝西域之吏也

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富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窮絶域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

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蠭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武帝晚悔征伐之事下輪臺之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故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詩唐

風鵜羽篇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小雅小明篇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則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厓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

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册李思摩爲可汗使
統諸部盖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
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
竊見阿思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
使統諸蕃以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
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
以實遼西省財力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
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盖防其越逸苟無侵

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
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葢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
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爲念但常勑邊兵謹守備蓄銳
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
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
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
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
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謂吐蕃突厥

班馬以前以專家晉宋齊唐而後以衆手多寡推論史局之弊了若發光一段矣

劉知幾任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以子貺抵罪貶安州别駕嘗著史通備論史冊之體知幾殁明皇詔河南就家寫録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上蕭至忠書知幾時修國史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宰相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于是求罷史任奏記至忠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于衆功

方云絶筆惟後漢東觀漢明帝時詔劉珍劉陶伏無忌傅毅等相次著述于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訏其不實杜伯度漢末人公理以為可焚公理仲長統字張蔡二子糺之于當代張衡蔡邕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傅休奕范蔚宗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荀悅袁宏家自稱為政駿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古以竹為簡必炙去其汗而書之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

臣廷敬曰一書之成茍欲傳之千古自不容姑且命筆此良工苦心必熟論其失得也古今商確史事者無如知幾之深此書已畧見其指

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左傳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語曰長喙爭鳴無聞齰舌齰齧也與齚同灌夫傳齚舌自殺○齰音賾儻有五始初成春秋正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晉孫盛字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桓溫敗枋頭事溫大怒謂盛子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闕鄉門戶計盛子請改不從因私改之王隱直書見讎貴族王隱字處叔撰晉史時杜預嫉之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

臣乾學曰知幾史通一書窮源竟委鋭精掌故以述者自名三長之目捨斯人其誰歸書中所條五事史家亦宜置一通於坐右也

也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左傳士蔿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

臣鴻緒曰談遷彪固不世出勢不得不藉衆功但得公明有識者裁定之亦足取信萬世矣即

記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鉛美鐵也所以畫簡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事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文者哉

如後漢書頗有東觀史官及謝承等七家論定於前故范史得有所藉不然猶未能無憾也

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呂不韋作呂覽成懸之國門有易一字者予千金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懐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少何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良田百頃黄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陳子昂字伯玉蜀之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屢言事稱旨授胄曹參軍右拾遺忤武攸宜去官縣令段簡害其富誣捕之死獄中

論事簡當不涉支蔓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洞達人情可謂經國之言

對利害三事

垂拱初武后名見金華殿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為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

瓊山丘濬曰予昂此對瞽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使之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所以使其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

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盖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

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貲産則凡民咸有樂生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不作而君位永安國祚無窮矣

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書武后時吐蕃為邊患后謀開蜀山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

子昂上書按先是常于劒南募兵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西洱諸

于昂李蜀人故言
蜀用兵利害甚切
動聽蜀恃險為固
險不可使通良有
遠識

番皆降于吐蕃蓋故有此道而后通之也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蜒壇上聲與蜑同南海蠻也）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安帝永初時西羌解仇結盟入內地為亂）

卧子陳子龍曰極似淮南王諫伐閩越書陳拾遺之文在唐最為傑出以其近西漢也

臣英曰蜀恃險為固投簡為安

纍世征討不能平及冠稍定漢祚亦衰

此一驗也吐蕃黠獪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

咸亨元年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偕郭待封討吐蕃阿史那道真待封不用仁貴策軍大敗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畧盡

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于青海之澤身為囚虜

儀鳳元年命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討吐蕃三年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敬玄將兵十八萬與論欽陵戰青海之上審禮為吐蕃所虜

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

用兵於羌則開險增役失其安且固矣足知邊徼之地蓋以安靜為福也

不能禽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取蜀埶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又曰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自是險阻不闗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

臣士奇曰唐時生羌內不擾中國外可敵吐蕃今欲開蜀山以剪之是自撤其藩籬也利害較然無待詳之七驗

之（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埶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

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

臣杜訥曰歷舉七驗皆深識剀言行文參錯古逸信是筆力過人

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踈勒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援也棄龜茲放踈勒以吐蕃侵逼也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

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饉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永昌元年韋待價擊吐蕃于寅識伽河敗績）北屯不利（垂拱三年爨寶璧與突厥戰敗沒）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書上役不果興）

論還政事不少爲婉遜之詞文自有奇氣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請還政太子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遭譏死獄中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

耕道尹起莘曰帝未復位安恒一再言人所難可謂有功於帝矣

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居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召南鵲巢篇）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

又非長子武后廢中宗徙居房州立豫王旦中宗既名還以旦為相王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武后聖歷元年狄仁傑勸后召還廬陵王復居東宮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謚天皇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

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知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　武后長安三年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禍方急安恒獨上書申救

語簡而氣岸唐文之似兩漢者

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桓彥範等營解乃免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闇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朞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又獻蒲以為脯也凡有言鹿言蒲者悉誅之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髀小骨也○音促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况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變搖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

毋擾是此篙大義文則陸離璀璨色澤彌古

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横為社稷之憂疏上元忠得貶高要尉

崔融全節人科舉擢第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融為文典麗朝廷所須大手筆必勑融撰之

諫税關市疏時有司表税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書諫

伏見有司税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税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税臣謹商度今古料

水心葉適曰融於武后時有諫稅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不應稅而已又言據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難

量家國竊以為不可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故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

兩融號能文此疏詳密可觀新史節畧太甚乃無足採後人惟恐貌不重宜其輕視之也

臣德宜曰桑孔之徒但以嚴権為能事不知商旅裹足國奚利

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于何瞻仰濟濟聖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育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以上乃漢食貨志中語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

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以上見曹參傳及注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

馬故王制弛關市之征者恤商正以裕國也

臣廷敬曰從王政抑末發論覺

委宛易入逐段分晰局整而氣舒

之廣九州之雜闤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乃若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

臣鴻緒曰洞悉時弊真仁人之語其引齊相無擾獄市之喻帝王藏富天下之言尤為剴至

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

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俠飛澹臺子羽類也)鄱陽暴謔之客(暴謔見吳都賦)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則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於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始皇)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

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懐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闗不安則天下之闗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存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闗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邉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更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

聖期御玄籙沉璧於洛則天埀拱四年雍州人唐同泰得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

昌帝業太后喜拜洛受圖刻石於嵩載初元年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也鑄寶鼎以窮奸天冊萬歲元年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坐明堂而布政垂拱四年十二月明堂成號曰萬象宫宴賜羣臣赦天下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孫萬榮陷冀州神功元年萬榮軍潰奴斬其首降南蠻纔動計日歸降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攻陷州縣桂州都督裴懷古諭降之西戎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禄卒

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默啜寇靈州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煩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税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伯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

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容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上武后納之乃寢其事

張東之襄陽人字孟將永昌間以賢良試第一擢監察御史以誅張易之兄弟功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為武三思所搆貶新州司馬卒於貶所

請罷兵戍姚州書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輙死故東之論其

荒徼絶域古有羈縻之義不欲以勞罷中國也茲篇論情事詳核有識

闇公栤亭遠曰事同罷朱崖文

樊姚州即今雲南地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竒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張嶷字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

類賈捐之而反覆利害足爲詳曉

臣乾學曰大體與劉安諫伐南越賈捐之請棄珠崖相表裏

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後沒于李壽蜀亡復爲晉有宋齊因之梁改南寧承聖末沒于羣蠻隋開皇間復置南寧州唐武德四年置姚州領羈縻州三十二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蘭倉水今名瀾滄江出吐蕃嵯和哥甸鹿石山入麗江府歷大理永昌東北羅岷山下兩崖壁立截若垣墉鐵纜飛橋懸跨千尺亦曰博南津又東南歷蒙化順寧景東鎮沅車里入交阯之富良江更置

臣鴻緒曰境土開闢會有其時蓋氣運使然時至而不納則失怙冒之仁非時而強圖則乖安

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永平十二年事）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

靖之義是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含弘之量也德不及焉不享其勢務實之訓也東之能崇本實矣

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初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令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

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

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不納開元之季南詔漸强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

宋璟南和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至吏部尚書侍中封廣平郡公

經稱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斯文殆相發揮

水心葉適曰姚宋皆以功業自

封還詔書奏（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明皇許之宋璟蘇頲固爭）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借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音問）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此理固可敦諭或云竇太尉墳甚高（竇孝諶昭成皇后父帝之外祖）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矜蓋蹇滯處豁開橫流中猛截只是隨時精采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恒式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太宗勅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魏徵言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與先帝子比令資送公主倍于長主得無異于明帝意乎上然之入告皇后后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韋后父玄貞追封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令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

詳瑩鉅麗叙功紀行皆舉其大故要而不煩

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奏上明皇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于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史策乃遣使齎絹四百疋分賜之

張説字道濟洛陽人明皇時官至左丞相封燕國公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列子亭之毒之亭毒育也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

爲修方岳貢曰燕梁二相義好乖異及身後之文極其歸美雖是梁公智術牢籠亦是燕公雅懷忠厚不可以納賂之事譏之也

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韓詩外傳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巂府（崇父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崇舉

臣廷敬曰氣象則淵渟嶽峙風骨則鴻騫鳳舉不專用儷體故一往饒雅健之致姚宋與房杜比休得此極力鋪張真不媿高文典冊

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並有聲績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天授武后年號酷吏周興來俊臣既誅崇從容為后言羅織狀以百口保朝臣無反后說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楚王為穆生置醴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昌寓為黃帝驂乘謂玄宗講武新豐名崇侍獵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夏官尚書出為亳州相王立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出為申州玄宗立復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為禮部尚

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逕盡而應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盱庶風偃禁驁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漢書循吏傳序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來暮聞歌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謀

臣乾學曰史稱說學文學之任三十年朝廷大手筆皆承中旨撰進茲篇即奉詔所撰也唐世大臣碑版或親灑宸翰宋則詞臣撰文而天子篆其首歷代制度具存燕許尤稱典則

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崇薦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哀麻外墨欒棘內毀詩檜風棘人欒欒兮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神龍中宗年號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

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天后相王中宗玄宗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禄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曾未云比喪大記君撫大夫謂撫其尸于床也戰國策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

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甍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奕思綴遺美以眞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實其文字别為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别從吳避地魯陜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眞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

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
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从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
彧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樸誰詳
瑾瑜伊昝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
禄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賡休慶爰
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

古質有鼎彝之色頌詞跌宕崖異迥非恒徑

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悉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宋公遺愛碑頌 璟為廣州都督有惠政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貢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

臣照曰紀功頌德之辭鋪張盡致爾皇典麗爛然成章

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古裔字）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五管謂廣州邕州容州桂州交州也）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昌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寰域（璟為中丞會有飛書告張昌宗者璟請窮治乃收易之等下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神龍中璟為黃門侍郎武三思數有請璟厲聲曰令復子明辟安得尚干朝政）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紫宮有四輔四星）地有

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僴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㲲木（粵地有桄榔木可為㲲）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塈（塈猶文塈字書曰余惟塗塈茨）晝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灾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舩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

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北齊之令德宋弘

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瑑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子春秋之徒也豈

北齊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官黄門侍郎

將苟其辭哉雅敬宗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賛徳之義遂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越裳獻白雉周公作白雉操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大雅崧高之詩有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吉甫所作以贈申伯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溟交州林邑開北户以向日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颸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寳兮西海財幾萬

誠勵則嚴注望彌切足以令人勗勉

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縣牛牲兮菌鷄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宰相瓌之子開元中襲封許國公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卒贈右丞相謚文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勅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

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於猛虎貪人比之蟊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杼軸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逓相勗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隳廢

諫鑾駕親征表開元初吐蕃盜邊諸將數敗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上疏諫不省復上此表會薛訥大破吐蕃由是帝止不行

摅滙款識不煩彫飾而自然精采唐文之絶無僅偶者

臣某言皇情愍彼邉甿忿兹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輿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邉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葢稱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黄帝五十三戰者即絺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終身養德與七聖遊於具茨三月齋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而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黄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

臣德宜曰書紀徂征詩稱薄伐皆簡命賢將若屈萬乘之尊恐逞於一擊非帝王萬全之道也

厥王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為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讐已深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鬬士使給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聃左傳桓公五年王代鄭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漢祖厄於平

臣廷敬曰論事之文不詳則不足以盡其意然頭緒太多則觀者易厭文首尾千餘言反覆無遺蘊而貫注不斷其氣有以舉之也

城（高祖七年自將擊匈奴被圍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趨羊馬不至殺人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於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拄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遂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

居中制勝為防萌杜漸之上略也令但發郡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為之募嚴為之約其敗衂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為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為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

臣乾學曰是時西遼猝至飄忽難定未與遠赴反失事機此深中機宜之言初唐文皆沿襲六朝獨此有兩漢風格

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人厭階勲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税之奉嗚呼此可謂六蝎五蠹者是也（六蝎商鞅語五蠹見韓非子）臣所以痛心椎膺而為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禄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為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太息繼之慟哭為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祖猶

臣鴻緒曰明皇猶有雄心謂渭橋六騎不難步武要之非所亟也老謀深算可為至誠

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鬬力也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因數羽罪曰吾使罪人刑餘擊公何苦乃與公戰區區之時猶能如此況今四海之内皆為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㝡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銜蹙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謂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

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令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岐隴之外擾疲獘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

令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似爲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職參家闕逾忝讜言苟益涓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官至中書令卒謚文獻開元後天下稱爲曲江公而不名云

開元三十一年處分十道朝集使勅

語勁而氣彌舒詞腴而旨益切可識九齡風度矣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懐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巳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巳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

臣英曰言成雅令讀之惠風拂人

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莫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唐時重京秩而輕外任特甚故九齡極言之至語人材以清議名節為重則古今之通義也

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時明皇初即位九齡為左拾遺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令刺史

瓊山丘濬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何者而非為異設吏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而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言輕郡縣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

禹修方岳貢曰合魏元同表觀之則銓政十得八九矣此是救弊不爲紛更

卧子陳子龍曰子產云各務其私以成其欲私固人臣所不免

僥倖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令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

而亦非在上者所能禁也故莫若因其私而移用之彼得其私而公亦不廢矣

臣士奇曰守令親民之職唐制每以出官居之又配之以成格故人無奮志所得皆庸流矣銓

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質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

政之獘指陝鑒
鑒

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昔人論唐諸臣謂姚崇尚通此可謂藥石之箴矣

上姚令公書 令公即姚崇

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齊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禮之九九算法也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令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

臣杜訥曰直攄識愫鼎以公忠不愧切偲之義

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儻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獘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安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禽息碎首以薦百里奚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豫讓感知伯國士之遇漆身為癩為之報讎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虚盈廉頗罷將失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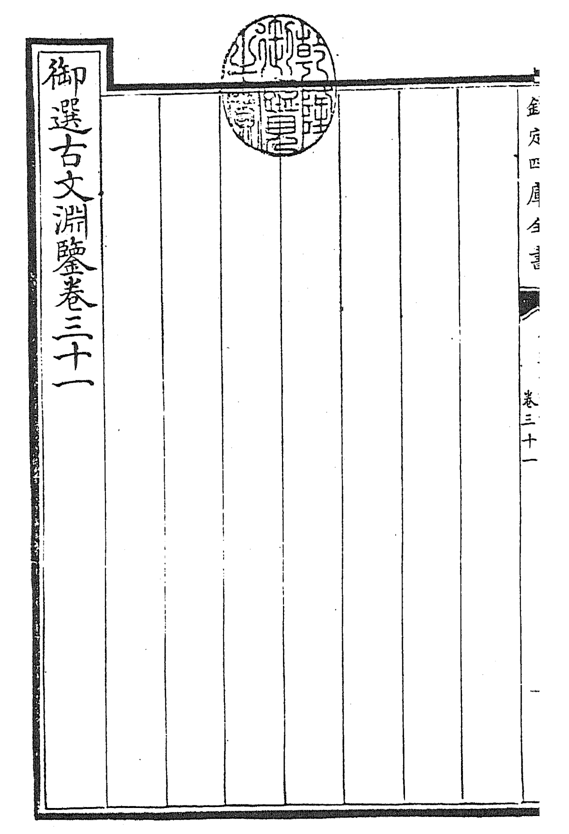
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天下以市道交有何怨乎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情于

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戸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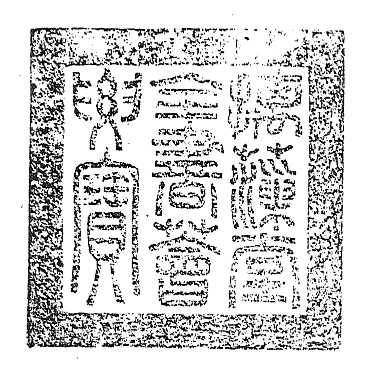
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黙黙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崇答書云忽辱賤翰喜慰倣集退惟自省慙愳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奬擢倍勵愚慮每以推賢進能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

鱎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崇頓首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